

在程鹏眼里,大城市,是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地方。从皖南小镇来到南京11年,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个字:奋斗。读大学、找工作、结婚、生子……问他眼里的幸福是什么,他竟一时语塞。

每年,都有大量像程鹏这样的外来人口怀着爱和向往涌进这里;同时,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就业压力、生活压力、越来越冷漠的亲情及人际关系……当这些“城市病”爆发时,生活在这里的你,有着多少幸福感?离开,不舍;留下,太累太辛苦!幸福似乎很近,又似乎很远。

而对南京这座城市而言,“打造幸福”也成为一个个迫不及待的课题。从规划到投资到体制与保障,无一不考验决策者的能力。

□快报记者 孙兰兰 鹿伟 钟晓敏 王凡

# 被大城市病困扰的南京人 你幸福吗?

## 病症之高房价 12人共住100平米“蚁巢”

幸福指数 ★☆☆☆☆  
数字 三五年内建成9万套保障房



高房价成为年轻人在大城市扎根最大的门槛

程鹏是80后,大学毕业不肯回安徽老家,在南京一家公司已经工作7年了。然而,他总觉得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“借宿者”。虽然老婆孩子都有了,一家三口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,到现在仍然在租房。

说起房子,程鹏就懊恼不已。2006年,毕业已经3年的他,周末和朋友谈婚论嫁,两人开始看房。东挑西选,不是嫌远就是嫌贵,又觉得房价可能会跌,结果相中一套,犹豫了一个月,每平方米7300元的价格一下飙到了9000多元!手头原先准备的首付已经远远不够,只好作罢。

最后,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里领证结婚了。“我现在已经不敢想买房子的事,”程颖说,现在他的收入虽然比以前高了不少,每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,但这与高高在上的房价相比,实在是少得可怜,不吃不喝两三个月才够买1平方米稍微像样点的房子,而学法律的老婆,工作先后换了几次,收入极不稳定,家里有了孩子,开销又增加了很多,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,更别提攒钱买房了。

江颖则是一名典型的“蚁族”。去年毕业的她,现在在珠江路一家电脑城工作,每个月收入1700元,单独租房子住根本不可能,所以,她住在新庄一间“蚁巢”里,100平方米的三房两厅,主卧和次卧各放三张高低床,分别住着五个女生和五个男生,还有一个很小的书房,反而宽松些,因为只住了两个男生,当然价格

也贵一些,别人是300元每月,小房间的床是400元每月。江颖的目标是争取每月挣3000块钱,“这样我就能搬出去住了”。

和丈夫一起从河南来到南京打工的方红,住得更远了,她在新街口一家美容店打工,夫妻俩和几个老乡一起合租的房子却远 in 江心洲,“以前总盼着从农村走出来,没想到真进了城,还得跑到农村去住。”她笑笑,话语中透出无奈。

问起他们的幸福感,程鹏苦笑,“太累了,我的幸福指数很低,估计五颗星的话,最多打两颗吧。”江颖和方红倒是充满希望,“收入还可以,客人多的时候1个月能拿将近3000块钱呢。”虽然对居住、交通都非常不适应,不过,方红还是觉得比呆在老家好得多。

不过,记者从政府部门了解到,以后,南京新毕业的“蚁族”以及外来务工人员,有望住上租金便宜的公租房。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,部署了“十二五”住房保障规划编制相关工作,新就业人员、外来务工人员、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为住房保障对象,打算通过3~5年时间,让这三类群体圆上安居梦。南京目前四大组团式保障房建设已经开始,规划建设近1000万平方米的保障房,为不同层次的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以公共租赁房为主,包括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、人才公寓、中低价商品房等近9万套各类保障房,预计明年,就可以进行公租房的申请登记工作。

## 病症之就业难 一星期连赶了五场招聘会

幸福指数 ★★☆☆☆  
数字 76.92%的大学生想在大城市就业

“年轻时不拼一下,老了就没机会了。”这是盐城男孩宋亮解释自己漂在南京的原因。2009年,从南京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后,宋亮就一直处于“骑驴找马”的状态。他有一份工作,在一家私企里负责网络管理,但工资不高,一个月才一千多点。所以,不安于现状的他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工作。

“我是个男的,这些钱养活自己还凑合,可是我以后得养家呀。”于是,工作之余,宋亮只有一个“爱好”——投简历、逛招聘会,最离谱的是有一个星期连赶了5场。“从南京上大学的第一天起,就没打算回去。大城市毕竟机会多。”心甘情愿在南京漂着的宋亮昨天又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,他相信自己会和许多过来人一样,最终在南京扎下根。

在南京念大学的季薇,毕业后在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,在企业做宣传工作,很辛苦,晚上、周末加班

是家常便饭。“工作是为了什么?干嘛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累?”每天疲惫不堪地回到租住的小屋,季薇总会这样问自己。

物价飞涨,可是口袋里的票子却不见多,这对于“月光族”季薇来说,生活压力越来越重。终于工作了两年后,季薇辞掉了南京的工作,在家人帮助下,回山东老家进了事业单位,既体面又清闲,钱也不比南京拿得少。然而,没过几天,季薇又觉得不舒服了。

“在南京上学工作,呆了六年,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,一回老家,这也不习惯,那也不适应。”季薇在电话里告诉记者,老家的工作让她“闹到发慌”,这样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老,没啥奔头,还是以前忙碌的生活充实。就这样,在家里呆不了还不满一个月,季薇就又迫不及待地辞掉了很多人羡慕的新工作,重返南京,但与以前不同,她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,她觉得紧张忙碌的

工作有目标、很快乐。

这种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就业回潮现象,其实也是大城市病的一种表现——恋上大城市,就像季薇一样,再次回到大城市后让她再苦再累也觉得快乐。

今年,南京师范大学的一支社会实践小组奔赴北京、上海、南京三大中心城市进行了大学生就业调查。调查显示,有76.92%的大学生有在大城市就业的打算,而其中64%的大学生不是当地人。由此可见,大城市的魅力依旧不减,哪怕交通再拥堵、房价再高涨,不少大学生也可以容忍,似乎在他们眼里“漂在大城市就是一种幸福”。

实际上,这些漂在南京的毕业生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战,背后还有政府支持和鼓励。例如,去年,南京市委市政府曾出台文件,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,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。据了解,目前南京大学生创业最高可获50万贷款。

## 病症之上学难 捧着一堆钱就怕学校不收

幸福指数 ★★☆☆☆  
数字 34.9%的南京家庭为孩子择过校

在大城市能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,这其实也是不少人选择大城市的原因。但其实,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,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被摊薄,这带来的结果是,在大城市上好一点点的学校,必然越来越难。然而,“进不了好小学,就进不了好中学;进不了好中学,就进不了好大学;进不了好大学,孩子这辈子就完了。”这句话表达了不少大城市家长的心声。于是,买学区房、择校收费、送孩子上辅导班……似乎从有了孩子那一刻起,家长们就围着名校团团转。

放着160平米的仙林大房子不住,却贷款买了每平米近3万元、只有50多平米的小房子住,这对自愿“蜗居”的夫妻无奈地表示,“这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。”

黄女士在南京某高校工作,对孩子的教育十分关注。女儿刚满两岁,她就和老公商量着在琅琊路小

学附近买套学区房。面对每平方米接近3万元的高房价,夫妻俩当时一咬牙,毅然决然地贷款买了一套56平米价值150多万的小房子。

光买房子不行,得住在里面,现在学校查得很严。一家三口已经够挤了,黄女士还找来父母帮忙带孩子,为了腾出卧室的床给父母睡,黄女士和老公只能在客厅睡折叠床。如今,女儿已经如父母所愿,进入琅琊路小学读小学一年级。为了留出空间给女儿写作业,黄女士将家里的餐桌也换成了折叠桌,专门为孩子买了写字台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!

而嘉嘉的父母为了儿子能进入鼓楼区一家以“升南外”而著名的小学,交一万五的择校费时,眼皮眨都没眨。这钱还不是想交就能交的,能交出去才是本事。嘉嘉妈妈在孩子还有两年才上小学时,就开始四处活动,托关系找朋友了,花了不少

人情钱。托了一圈关系之后,又苦等了足足八个月,才终于获得交接择校费的机会。

据悉,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去年对南京13个区县进行的一份“居民家庭教育消费专题调查”显示,在有在读生的家庭中,34.9%的家庭有过为子女择校的行为,家庭收入越高,择校比重越大。即便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,仍有29.3%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还是勒紧裤腰带为孩子择校。

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其实也是大城市病的一种表现。在大城市,孩子上幼儿园简直上大学还难还贵。家长为孩子入托而排队等号几天几夜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,司空见惯。还有几万元的择校费更是令普通家庭不堪重负。对于那些外来打工的子弟,上学是一件难事,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更是一种奢望。



逼仄的空间内,生长着蚁族们向上的梦想

本版图片均由快报记者所摄

## 病症之环境污染 住在河边却不敢开窗

幸福指数 ★★☆☆☆  
数字 183亿元投入“雨污分流”



南京的霾天越来越多,让人很不舒服

这个月初,金降休假去了趟西藏,回来后,她就拼命想逃离这座城市。站在东郊的紫金山上,她仰起头想欣赏美丽的星空,然而努力寻找也看不到寥寥几颗。“西藏的夜空,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,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银河!”

空气污染以及光污染,早就让南京的夜空黯然失色。白天,南京城里也经常弥漫着似雾非雾的“薄纱”,让人呼吸起来觉得很不舒服。就拿眼下的空气质量来说,这个季节本该秋高气爽,然而这十几天来,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轻微污染,10月8日起,连续3天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在100以上;10月12日,打了个擦边球,指数刚刚好100,名义上算是“良好”,离污染仅一步之遥。最终靠着降雨救回了濒临危险的空气质量,然而没两天,10月15日、16日又是连续两个“脏天”!

影响我们呼吸质量的主要有三大“元凶”:汽车尾气污染越来越严重,工业排放,以及遍地开花的工地造成的扬尘污染。而这些,都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联系。在快速发展中,大城市的“肺”和“肾”也遭到侵害,变得不太健康。吴先生的家住在新建新村,旁边就是金川河。虽然气温已经不高,但打开窗子,还是能闻到有些异味从河道飘过来,河水泛着浑浊的淡绿色。“楼下刚搞了个小花园,挺漂亮。现在从我们家窗户看出去,景色不错,但是只能看不能

闻。”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,河水是清亮亮的,可以见到小鱼小虾,水还可以淘米洗菜,后来由于污染,渐渐就变成了黑臭河。

不光是金川河如此,南京的城市内河,以及玄武湖、莫愁湖等城市湖泊全都患了“病”。去年,南京市环保局梳理出31条亟待整治的黑臭河道;而玄武湖等湖泊,也曾一度被蓝藻爆发、水草疯长等病症困扰不已。

涵养水土调节小气候的湿地,相当于城市之肾;绿地则是城市的肺,然而,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,一些山体被开挖破坏,原本成片的绿肺被蚕食,变得支离破碎。记者了解到,针对城市里的各种“环境病”,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包洪新表示,南京的空气质量将在2014年青奥会之前和国际标准接轨。正在推出一系列环保计划。两年内对梅山钢铁、江北化工和六合工业区内进行全面整治,燕子矶内的化工企业也全部关停。为了城市的“肾”恢复健康功能,近年来,南京一直在引长江水为河道湖泊“洗肾换血”,这只是治标,眼下正在进行的雨污分流工程则是治本,大概用三四年的时间,投资183亿元建立起一个覆盖主城的雨污分流管网。建成后,城市里的污水将直接送进污水处理厂,不会再跟着雨水泄洪一起冲进河道湖泊。而今年该工程的重点就是整治一湖一河,即玄武湖和金川河。

# 柒调查

24小时读者热线:96060 都市圈网www.dsqq.cn 我能网www.wonengw.com  
Sunday Investigation  
责任编辑:赵勇 美编:王莺燕 组版:唐翼

## 病症之亲情变远 女儿问去外婆家还是去“你家”

幸福指数 ★★☆☆☆  
数字 “跟父母在一起最多再有30来次”

“爸妈年纪大了,我们还能见多少次面?”有一次,陈琳看到这样一个帖子,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发帖网友表示,“以前总觉得孝敬爸妈的机会还很多,可仔细一算,爸妈能再活二十年,我每年平均回去一两次,跟他们在一起最多就30来次。”

“这分明讲的就是我,”陈琳说,这个帖子像一根针插进了她的胸口,让她感到很自责。但频繁回家又不现实,他能做的,只是多给爸妈打几次电话。

还有一部分人,想法设法要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。想等爸妈退休后,把他们接过来住。但现实是,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。南京的房价高不可攀,买一套大户型谈何容易?朱宏俊就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贷款买了一套大房子,把守寡的母亲接到了南京。不料,母亲“水土不服”,根本就融入不进这个城市。看到母亲精神一天不如一天,他最后还是决定让母亲回到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乡下去了。

即使生活在一个城市,真正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又有多少呢?李梅每天下班很晚,周末又要马不停蹄带孩子上各种学习班,“我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,哪有时间去探望老人?”

别说见父母了,很多夫妻都难得见上一面。周英就是典型一例,她和孩子都在南京,老公却被外派到上海两年了!每个周五,老公乘动车回宁探亲,周日晚上再回去。“我们也希望天天团聚,可是工作怎么办?”周英说,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,她和老公都不敢贸然丢掉手上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。

令她心酸的是,有一次她发现儿子画一家三口时,画面上丈夫拎着包准备出门,忙得晕头转向的她,头顶冒火,正在教训儿子。

其实,就算生活在同一个城市,也有不少“周末夫妻”。平面媒体的夜班编辑就是典型,他们每天凌晨才回家,到家时老婆和孩子早已经熟睡,第二天早晨老婆起床上班,他们又没醒。只有在周末不加班时,他

们才能很奢侈地与家人吃顿饭!有一次,有一位男编辑跟一位女同事开玩笑,说:“我每天跟你的话,比我老婆还多。”此外,那些“两班倒”、应酬频繁的人,一周也是难得与爱人见上一面。

亲子之情与生俱来,但由于现代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,年轻的父母大多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工作及不断学习提高中。亲子间的接触,也不像过去那般频繁了。

“父母把我女儿管得很好,那些发生在别人家隔代教养中,因娇宠过度而造成不好好吃饭、任性、骄横、霸道等的坏毛病,我女儿身上一点都没见着。”王丹说,把女儿交给父母她很放心。

本以为在外婆家备受宠爱孩子很幸福,结果有一天她送女儿去娘家的路上,女儿抬起头问她:“妈妈,我今天从幼儿园放学后,是回外婆家还是去‘你家’?”这句话让她很心痛,原来孩子被接来送去了一份归属感。

## 病症之剩女多 如果在老家,就不用顶着压力做剩女

幸福指数 ★★☆☆☆  
数字 结婚年龄平均延长了5岁

28岁的何清,在自己msn的签名档里幽默地写着“在路上”,熟悉的朋友都知道,她是剩女。

从26岁见第一个相亲对象算起,她已经见了12个人,国庆后的这十多天里就见了两个。因为盐城的妈妈打电话说了狠话,如果今年回家过年时还不带个男朋友回来,就别回家了。所以,她只能提速。

成为剩女,何清也很无奈,有时候她也不想,就凑合着吧。可转而又想,将来要在南京生活,不得不考虑硬件条件。如果在老家,情况就不同,毕竟生活压力没有南京大,不需要扛着那么多要求去找人,更容易得多。

南京本地姑娘压力也不小。30岁的王曼有份能给自己足的工作,家里有房有车,但自嘲“啃老”的她现在也是低不成高不就。她说,不能找跟她一样的啃老族,要找出力股,这样将来两人的生活才会有保障。

根据民政部门的数字,南京青年的登记结婚年龄已发生改变,过去20岁至24岁登记结婚的人最多,现在则延后到25岁至29岁。据鼓楼区抽样调查显示,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居民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男性30岁、女性28.6岁。

现代红娘事业部主任徐向荣介绍,现在男女会员数的比例大约在3:7,女性中1978年~1982年的人群尤其多,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悬殊是因为男女在择偶方面的需求不同,男性一般看重对方的自然属性,比如样貌,而女性则看重对方的社会属性,比如社会地位,“女性的择偶观念反映出大城市的社会问题,因为社会压力大,女性才会更加寻求有钱和有条件的优越的男性,找不到的,就只好剩下。”

南京市计生部门曾对全市育龄人群愿意进行过一项调查,结果发现,调查对象中表示不生育下一代的家庭占5%左右。在生二胎方面,南京每年符合“双独”条件的家庭至少上万个,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“双独”家庭只有100个左右。